

半部二说

破绽

破绽既出，战事再起，如临悬崖，怎样潜伏？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可是全部！

刘天壮 著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
转战重庆南京，智勇对决在毫厘之间**



译林出版社

破绽

刘天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破绽 / 刘天壮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447-6004-1

I. ①破…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8910号

书 名 破 绽
作 者 刘天壮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张兰坡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40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004-1
定 价 32.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楔 子 / 1

“如果他们嘲笑你、羞辱你，用最尖刻的语言拷打你的尊严，那么我要恭喜你，‘更夫’，你已经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了。当然，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你的表演有一丝一毫的欠缺或者过火就会带来灭顶之灾。据我所知，那间审讯室里有一面镜子。你不会看到，镜子后面会有一双眼睛在一眨不眨地观察着你。从那时起，你就要不断地面临各种各样的考验和测试了。”

第一章 / 8

“把你叫到这里来，在宣布真相之前说的那些话不过是想再次告诫你：作为一个情报系统的军官，要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觉。要善于从一大堆貌似合理的细节中找出那些毫不起眼的巧合来。过多的巧合堆在一起，就是对方最大的破绽。永远记住，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巧合’！”

第二章 / 15

他无力地躺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此时正值午后，阳光从窗棂透射进来照在他的身上，但王汉亭仍然感到周身上下那挥之不去的寒意。他知道，即使拉过被子盖在身上仍然得不到丝毫的缓解，因为那凉气儿是从他的心底冒上来的。

第三章 / 24

霍胜又等了十分钟后，最后下了决心。他站起身来，披上大衣。心中默念：“爹，娘，儿子还没杀够日本人呢。你们要是保佑我，就让北街老孙家后院的草垛没有被牲口吃完就行了。”

第四章 / 32

他忽然发现，他这一生似乎永远也摆脱不了被欺辱的宿命。幼年被人追打以及看到父母、妹妹躲在屋子里不敢出门的那种悲凉再次从心底升起，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连奋发图强的冲动都没有了。他明白，自己落到了人家的圈套里，无论怎么努力都跳不出人家的手心，很可能他一生都不会拥有那样的能力。

第五章 / 43

他们谈同学，谈教官，谈军校时期的种种往事，就是对毕业之后各自的经历绝口不谈。每当一个人的话题不可避免地滑向该区域，另一个人总能聪明地把话头引向另一个枝节。直到一个钟头之后，顾知非在说完一段趣事之后突然缄口不言。

第六章 / 55

他眼睛看着窗外，脑子里却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展长林事件”。1939年，于南京日本领事馆担任翻译的展长林在一次日本高层政要参加的酒会上投毒成功，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的严重后果。至今，展长林的悬赏金额仍在不断攀升。寺尾明白，敌人无孔不入，并且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下手的时机。

第七章 / 64

机关里人人都知道，徐科长是机关长从上海带过来的人，是所有中国人中最受寺尾谦一器重的。即便专横如石井幸雄那样的

皇军军官都要对他礼让三分。弟兄们有什么难处也愿意向他开口，能办的他也尽心尽力。另外，他为人谦和、行事低调，越是如此，就越让人摸不透。有些人是为了巴结他，但也有些人，尤其是受过他恩惠的人的确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尊敬。

第八章 / 77

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在刹那间就改变自己的气质。只要一件长衫、一副眼镜，就立刻能从一个粗手大脚的装卸工人变成一个落魄寒酸的小学教员；只需要弄乱头发、解开领口、外加一把蒲扇，就能从温婉可人的良家妇女变成擅长撒泼的街头悍妇。即使在没有任何任务的时候，这些人也都会终日奔走于重庆的大街小巷，作为日常训练。每个人对这座城市的最偏僻的角落都了如指掌。

第九章 / 91

顾知非认为已经没有必要给他拍照了。从第三战区情报部门得到那张照片开始，这张面孔就无时无刻不在他的脑海里浮现。甚至连喜怒哀乐等种种情绪在这张脸上引起的种种变化，都在他的想象中日益完善起来。在不到半秒钟的时间里顾知非迅速垂下眼睑。他端着碗、拿着筷子的双手连一丝抖动都没有。尽管他的外表沉静如水，内心却掀起了巨波狂澜。

第十章 / 106

顾知非直到今天才彻底认识了苗副官，他竭力掩饰着语气和目光中的愤怒。假如他提前把张院长的死讯告诉自己，那么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来达县寻找潜在的漏洞。那样，这个危机早就被化解了。现在，面对他自己造成的危机，苗副官昔日的沉稳、自若和端庄荡然无存。他相信，这个人此刻已经失去了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彻底沦为了一块在哀叹和恐惧中瑟瑟发抖的行尸走肉。

第十一章 / 121

他知道，阴影长度的变化是受到季节的影响的。而现在，是十一月份，和谭世宁出院的月份相同。尽管日子有差别，但旗杆阴影的顶端应该和照片上的位置相差不多。如果差得太多，就证明谭世宁是在说谎。现在，手表已经证明拍照的时间是下午四点多钟。所以，他只要在下四点钟的时候看一看台阶上的阴影就可以了。

第十二章 / 133

常年的底层生活使他锻炼出投机钻营、冒险进取、察言观色、揣摩上意等种种本领。他没有留学德国、日本的经历，但在浪荡困顿的日子里，他结识了中国底层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青帮头目、无业游民、盗窃犯、变节者……他熟悉这些人，知道在穷街陋巷、贫民窟、码头、赌场里照样有藏龙卧虎之辈。

第十三章 / 148

顾知非已经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在跟踪这个行当里，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有时候会采取一些化装的办法改变盯梢者的外在形象，达到欺骗被跟踪者的目的。这种化装不仅仅指容貌，也包括对体型的修改，假扮孕妇就是女特工喜欢使用的手段之一。如果阿森所言不虚，那么可以判定，在那片居民区里还存在着另一群跟踪者，而那个假孕妇只是其中之一。

第十四章 / 162

高桥松抬起的左脚又放回了原地。他愣愣地站在那里，脑海里立刻闪现出一幅幅画面来。那是他进入重庆不久，徒步侦查豹子岭时的所见所闻。他想起来了，没有在那一带发现一根电线杆。

这并不奇怪，四川本身就是一个落后的内陆省份。仅有的电力也就是能够保障重庆、成都这几个大城市。城外的乡村，到了夜间还只能用油灯来照明。

第十五章 / 178

顾知非从中间的位置上迅速超了过去。他知道，现在下令卫兵们停止追击显然已经来不及了。几百米后，顾知非终于看清楚，卡车陷在那段临时土路里，那本来是他计划做文章的地方。顿时，他的冷汗冒了下来。随着距离的缩短，他甚至已经能够听到卡车发动机执拗的轰鸣声。

第十六章 / 190

和以前一样，每次战役策划阶段，谭世宁总是被叫到参谋部来履行他的顾问职责。但是这一次，至少在高桥松发来准确无误的消息之前，寺尾谦一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会议召开的第一天，他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迟早都要面对。但是重庆方面迟迟没有来电，实在让他无法决断。在回来的路上，他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并不太高明的办法。

第十七章 / 205

从内心深处，高桥松希望他最初的怀疑得到最终的证实。对于他个人来说，能够亲手挖出一个敌方的重要间谍当然会得到机关长的器重和奖励。但这些并不是他所关心的，他只想看看届时，石井幸雄那家伙脸上会是何种表情；可是站在寺尾机关长乃至占领军司令部的角度上，这个事实又是多么严酷和惨痛！

第十八章 / 217

至于这班渡轮，连高桥松都是在最后起锚前才赶上的。作为跟踪者，他失去目标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坐在那艘木船的船头，他除了一再催促船夫尽全力摇桨，脑子里一刻也没有闲着。按说，即使高桥松找到了宪兵十四团这个突破口，也仍然无法找到当事者了。他实在想不出，江北有什么在等待着他。

第十九章 / 229

行动处长的最后一句话像一盆雪水兜头浇了下来，熄灭了他所有的热情。他更加肯定，苗副官是在故意采取避而不见的办法来对付他，而他的做法是得到局座支持的。行动处长貌似温和的话语其实已经暗示出强烈的危险信号，连他们都知道，他已经越界太多了。

第二十章 / 240

他利用了“老板”因为顾知非暗查李桃而产生的恼怒，擅自截断了他向“老板”汇报情况的通道。而他自己如此大胆地违抗命令、滞留重庆，也是建立在“老板”对局势的发展毫不知情的基础上的。一旦“老板”回到重庆获悉真相，就会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但是他错了，这枚小小的弹壳告诉他，从一开始他就错了。因为自始至终，局势一直在“老板”的控制之中。

第二十一章 / 252

寺尾谦一的灵感完全是上午路过“百思乐”夜总会门前时偶然获得的，这得益于他常常站在敌人的角度上设身处地考虑问题。那时他想，如果自己是霍胜的上级，得知霍胜已经处于严密的监控之下，可是用常规的办法帮他摆脱困境又会使泄露这个消息的内线受到怀疑，他会怎么做呢？

第二十二章 / 266

随着他脚步的临近，靠在电线杆上的读报人越发显得不自在。最后，他不得不放下了报纸。王汉亭藏在围脖下面的手枪开了火，他本想击中那个人几乎连在一起的两道眉毛的中央。但因为围脖的遮挡，第一颗子弹射进了读报人的右眼。接着，他把第二颗和第三颗射进了他的胸口。

第二十三章 / 279

从剪刀镇进入相对安全的樊阳地区，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向东的那条路，地势平坦，人烟稠密，沿途有几个日军的据点，相对安全一些，但缺点是路程比较远；向北倒是有一条捷径，只有前者一半的路程，但需要翻过一座山，再穿越一片森林。倒不是高桥松害怕跋山涉水，主要是登山之前，要穿过一个异常狭窄的名叫“一线天”的山谷，从军事角度出发，此地很容易遭到伏击。

第二十四章 / 290

高桥松发现自己持枪的小臂掉在地上时，一下子呆住了。半秒钟后，剧痛突然就排山倒海似的袭来。他支持不住，终于跪在了地上。他把嘴唇咬穿了，终于没有发出一丁点儿哀叫。他能感到，樵夫慢慢走到了他的身后。于是，他的左手离开了断臂，紧紧抓住了胸口。里面的衬衣口袋里就是那枚弹片。

第二十五章 / 302

寺尾谦一知道，凭他以往的功勋和现在的地位，还不至于会走上军事法庭。但是，他还能再回到日本吗？除了切腹谢罪，他还能有什么办法来挽回家族的荣誉呢？但是此刻他的心里有了底气，他知道展长林不是从谭世宁手中拿到这些文件的。“明白了。”

他深深地鞠了一躬，“在阁下解除我的职务之前，请允许我继续履行我的职责。”

第二十六章 / 317

曾先生一动不动，任由冷汗从额头经过脸颊，从下巴上滴落。他输了，彻彻底底地输了。他自以为做得滴水不漏，哪知从一开始就在人家的算计之中。当听到马秘书承认是军统成员的那一刻，他就知道，李桃获取的情报都是“老板”有意传递给他的。如此说来，引导高桥松、干掉姚敬轩的每一步行动都被马秘书密报给了军统，之前的疑惑也随之解开。

尾 声 / 333

“你会喜欢那里的。”项童宵说，“那里山不高，也没有什么树。但天很蓝，云很白。每个放羊娃都是出色的唱歌高手，即使隔着几座山丘，也能把歌声送进你的耳朵里……”

楔 子

“如果他们嘲笑你、羞辱你，用最尖刻的语言拷打你的尊严，那么我要恭喜你，‘更夫’，你已经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了。当然，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你的表演有一丝一毫的欠缺或者过火就会带来灭顶之灾。据我所知，那间审讯室里有一面镜子。你不会看到，镜子后面会有一双眼睛在一眨不眨地观察着你。从那时起，你就要不断地面临各种各样的考验和测试了。”

虽说那个男人坐在房间中央，但偌大的审讯室里唯一的光源仅仅是桌子上的一盏光线微弱的台灯，且光亮在灯罩的围拢下向下散射，因此坐在审讯室隔壁的一面大镜子后面的特务机关长寺尾谦一完全看不到这个叛逃者的面目表情，只有他的两条腿处在光亮之中。它们总是处在互相交叠的状态，时而左腿压右腿，时而右腿压左腿。表面上看，这是一种轻松、从容的姿态，但是寺尾发现它们交换的频率太过频繁了。所以他判断叛逃者尽量向后躺靠的舒适坐姿，以及平淡自若的语调都是一种假象，都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慌乱和紧张。

有些审讯者喜欢在室内布置一盏雪亮耀眼的射灯，直射受审者的面孔，以为这盏灯同样也可以照到对方隐秘的内心。但是寺尾明白，对于从事这个行当的老手而言，这实在是一种不值一提的雕虫小技。所以他果断地拒绝了审讯官

石井幸雄的那个提议，而是把审讯室的氛围尽量营造得静谧、和缓。包括石井的问话语调，都被他要求一开始要保持柔和甚至谦恭。但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同样的问题被翻来覆去地询问了很多遍，得到的回答虽然都是相同的，但对方的语气中已经带出了某种不耐烦的味道。寺尾看了看手表，差不多了，石井很快会在对方疲倦懈怠的状态下突然给予打击。他期待着那个时刻，期待着那个突如其来的变化。

“……看看那些印第安人，再看看那些非洲的黑种人所遭受的种种待遇就会明白，在西方白人的眼睛里，我们这些有色人种简直就是牲畜而已。所以我们要亚洲人就是要团结在一起，才能抵抗白种人的欺凌。而大日本帝国无疑就是亚洲国家中最出色的代表者，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理应和日本亲善。”

“您在到达樊阳之后，选择了城西的一家客栈对吗？”

“是的。”

“客栈的名称。”

“叫……‘鸿运客栈’吧。”

“可是您为什么很快就离开了客栈呢？为什么不在客栈里等到天黑之后出城呢？”

“我当时的确有一些紧张，心想人多的地方反而更安全些。”

“请问，您的这些思想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

“什么思想？”

“中日亲善的思想呀。”

“我说过了，当年在上海的时候，每当我看到那些英国人、美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趾高气扬的时候，我就认识到中国最大的敌人在欧美。”

“可是日本人当时在上海也有租界，也和西方人一样享有驻军的特权啊。”

“不一样的。中日两国同种同宗，一切冲突都是兄弟之间的内争。正如汪精卫先生所言，日军对中国所做的一些过激行为何尝又不是出于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激愤。”

“离开客栈之后，您去了哪里？”

“我听说城隍庙一带比较热闹，所以就跑到那里闲逛，还看了一出戏。”

“什么戏？”

“京戏，《定军山》。”

“戏院的名称是什么？”

“名字叫什么？我还真是忘记了。”

“那些演员和观众不知道皇军每天都要对城内进行轰炸吗？”

“一开始我也很诧异，后来打听了行人才知道，空袭前，总会有警报拉响。戏园子周围就有政府搭建的防空设施，足够人们用。另外，那个戏班子是从上海来的，打的就是‘为抵抗募捐’的旗号，冒一些风险也更加能够表现出这方面的意思吧。”

“空袭的时候您在哪里？”

“我躲进了最近的一处防空壕。”

“那个防空壕有编号吗？”

“十七号。”

“空袭后您回到客栈了吗？”

“没有，我看天色已经黑透了，就混出了城。”

“您怎么能那么准确地找到两支防御部队的接合处？”

“我说过，我在军政部做参谋工作，在出逃的前几天我无意中见过樊阳的防守地图。而且，我以前曾经在这个城市驻扎过，所以能够找到这条出逃路线。”

“对了，您的军衔是什么？”

“中校。”

“为何选在这样一个时间弃暗投明？”

“还不是为了一个毫无用处的名声，怕被人咒骂为‘汉奸’，所以才犹豫不决。直到汪先生倡导的‘和平运动’搞起来，我才看到了一线曙光。我觉得，应该为中日早一天握手言和尽一些绵薄之力了。”

“先生说得真好啊，”审讯官石井幸雄抬腕看了看手表，“我看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说罢他站起身来，开始拾掇桌子上的文稿记录。与此同时，一直站在门口

的卫兵摁下了墙上的电灯开关。霎时间，审讯室内立刻被照得通明。寺尾看到受审者下意识地抬手遮挡突如其来的强光。

“对了，还有一件事想请教一下，”石井幸雄好像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忽然又坐了回去，“请问，您想念您的夫人吗？”

寺尾看见被审者那疲惫的身躯突然直挺了起来，他警觉地看了看石井幸雄，摇了摇头：“我说过，我的婚姻并不幸福。”

“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

“哦……我们的家庭背景相差太悬殊了。她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花钱大手大脚……总之在这方面我不想多谈。”

“可是据我们所知，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简单。不久前，在重庆的一套住宅的二层，一位女士和一位上校军官死在了同一张床上。两个人赤身裸体，每人身中两枪。那位女士与您的太太同名同姓，死亡的时间恰恰是您离开重庆的头天夜里。”石井停了一会儿，似乎在等着受审者那突然散乱的目光再次凝聚起来。

“您能否认那位女士不是您的太太吗？您能否认您的出逃和这两个人的死亡没有任何关联吗？”

寺尾的鼻尖触在玻璃上，紧盯着那个男人的脸。他仍然没有任何表情，只是瞳孔中的光泽在一点一点地凝聚着。他在思考什么？他难道不想说点什么吗？寺尾期待着。

很遗憾，尽管石井停了几分钟的时间，对方仍旧一言不发。

“老实说，我们丝毫没有感觉到您的诚意。”石井把手中的记录稿晃动了一下，然后“啪”的一下扔到了桌子上，“您白白浪费了我们几天的时间，说了一堆毫无用处的废话。为什么您不肯一上来就开诚布公、坦诚相待呢？”

“为什么？”得不到回答之后，石井转过脸打趣似的询问坐在他身边的记录员。

记录员的汉语显然远逊于石井。他慢条斯理、结结巴巴地说道：“任何一个被放荡的老婆玷污了名誉的男人都会觉得抬不起头来吧。”

“不，你错了小野君。他的真实目的是想获得我们的尊重。他觉得在杀人

犯和一个理想主义者之间我们会重用后者。当然，我们也会的确会这样做的。可是他太低估我们的能力了，他弄巧成拙了。事实证明，他前面所说的一切废话恰恰证明他比一个杀人犯更加令人鄙视。一个人居然为了女人就可以背叛自己的长官、自己的领袖、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国家，这在我们日本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那倒是，日本男人当然会杀死不贞的妻子，但不会为了躲避惩罚而投向敌国的怀抱。”小野慢吞吞地回应道。

石井的语调越来越高，用词越来越尖酸。他转过头继续对着受审者说道：“用‘走投无路’这个古老的成语形容您目前的处境毫不为过吧？如果您得不到我们的收留恐怕只有死路一条吧？您为什么不谈谈您在我们这里期望得到何种待遇呢？毕竟您为我们干掉了一个敌方的军官。”

连站在门口的那个卫兵都忍不住哧哧地笑了起来。

好像一阵彻骨的寒风慢慢侵入了这个密闭的房间，受审者的身体在不断地紧缩着。他脸色煞白，浑身颤抖，牙齿上下碰撞发出“咯咯”的声音。他能看到石井的嘴巴依然在一张一合，只是他已经完全听不到他在说些什么了。他知道，这场戏已经进入了高潮的部分，一切都没有出乎“老板”的意料。为了这一幕，他刻苦地训练了一个月。其目的就是让他的行为符合他的身份——一个临时起意杀死不忠妻子的逃犯，一个敏感而又孱弱的文职军官，一个张皇失措、几近崩溃却又幻想仍然可以保留一丝尊严的书生。

“老板”曾经说过，如果你做不到，那就想想你的苦难吧。于是此时此刻，他眼前浮现出爹娘在滚滚的波浪中哀号挣扎的身影，浮现出小妹离开人世前留给他的那一丝凄婉的微笑。当然，这苦难中也包含着耻辱，包含着那个女人以及她的家族给予他的轻蔑、嘲笑和肆意的欺凌。然后，愤怒一点一点升腾起来，血液慢慢回流并充盈了他面部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于是，他做了他该做的事。

受审者跳了起来，他抄起身后的椅子，不顾一切地扑向了前方几米之外的审讯官。尽管变故发生得很突然，但那个卫兵的动作也是异常迅捷。在离桌子一米远的位置，他截住了进攻者。卫兵的身体太强健了，他左手轻松地夺下了

对方手中的椅子，右臂牢牢地夹住对方的身躯。

寺尾平心静气地观察着每一个细节。

虽然无济于事，但受审者仍然在拼命摆脱卫兵的控制。他的面部和眼睛因为高度充血而变得赤红，腮部的咀嚼肌因为咬牙切齿而强烈隆起，甚至额头处一段快速跳动的青筋也隐约可见。一股野兽般的嗥叫从他的喉咙深处低沉地滚动着。

卫兵把他拖回到刚才所处的位置，将他牢牢地按在椅子上。他强烈地挣扎着，呈现出的爆发力和耐力都超出了他瘦弱躯体的极限。在此期间，审讯官和书记员一言不发，他们平静而饶有兴味地注视着受审者的一举一动。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了，受审者终于彻底放弃了抵抗，他像被抽取了骨骼的一堆肉，软软地瘫在椅子上。他的头无力地垂在胸前，随着啜泣微微地颤动。

寺尾按下了手边的一个按钮，审讯室桌子内侧的一个小小的灯泡闪烁起来。

石井站起身来，他绕开桌子，慢慢走了过去。他摆了摆手，卫兵松开了抓在受审者胳膊上的双手退到了一边。石井从裤兜里掏出了一方手帕递了过去，但对方无动于衷。

“请原谅，我郑重地收回刚才的话。希望您能够理解，为了今后的合作，我们必须了解您。您的行为证明您是一个勇敢而又痛苦的人。大日本皇军热忱地欢迎任何投诚者。只要他是真诚的，无论其最初的动因来自何处。我相信，未来您获得的尊重以及优厚的待遇一定会使您庆幸当初的选择并忘掉这个不愉快的夜晚。”

“送先生去休息吧。”石井扭头对卫兵下令道。

那天晚上，受审者被安排在一个比先前舒适得多的房间里。他躺在柔软的床垫上，过了许久才睁开眼睛。他默默凝视着黑暗，耳边再次响起了当他受审结束时“老板”对他说过的那些话。

“如果他们嘲笑你、羞辱你，用最尖刻的语言拷打你的尊严，那么我要恭喜你，‘更夫’，你已经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了。当然，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你的表演有一丝一毫的欠缺或者过火就会带来灭顶之灾。据我所知，